

## 迎春诗会

· 碧口篇 ·



## 众生奔波给我的恩典

□ 牛旭斌

我出生在秦岭南麓陇南成县的一座山村，这里有驰名中外的东汉摩崖石刻《西狭颂》，诗圣杜甫、北宋名臣游师雄、清八大诗家宋琬都曾在成县旅居并写下不朽的诗篇。

受故乡山水的熏陶，我从挽歌式系列散文《在离乡》《风起离乡》起步，到《山河素履》，再到《成县山河记》，用“重新度过童年”的还乡书写，记录这方水土的神奇与灵秀、风俗与世情，众乡亲的汗水与眼泪，爱与离愁，耿直与良善，他们创造幸福的阵痛与欢乐，承接艰难的辛苦与超常，肩背畜驮与拉车挑担，搬提灰与扛包送货，依依远行与怯怯归乡，像旋风席卷，让我尝试以非虚构讲多变的乡村，多彩的众生。这些平凡中坚守乡土、挣扎离乡和求生不归的人，生若草木，活如虫蚁，在人稠广众中孤军奋战，力争人前，他们的命运，源自台地塬坡和沟岔梁的起伏，这些山河与故人，赐给我文学上丰厚的营养，让我提笔写作，用心魂交换心魂，用世情感化世情。

《山河家履》《成县山河记》里，我将全部笔力聚焦在生我养我、土厚水低的原乡村镇——秦巴山怀抱里转型巨变的“夏家湾”，隐藏在片行来去中可以休歇避风的“窑窠”，忠实地记录山乡变迁，追忆祖母、父辈和邻里乡亲，写他们吃苦受罪的过去和眉开眼笑的现在，写经久不变、已经消逝和正在生长的万物与风俗；放眼熟悉又亲切的鸡峰山、青泥河、双河、辨水、西汉水这些大小山河，她们是我生命的根脉，容许我以小镇与后村为基点，聆听吹动夏家湾的新风；我写年俗、传神、唱戏、打羊皮鼓、扫天媳妇、酒席、葬礼等民俗，写核桃樱桃和水桃山杏等野果，写蒲公英、海棠、半夏、茅草，写草坡里的虫儿山林里的飞鸟，写玉米麦子等庄稼，写烧洋芋、燎麦穗、摘南瓜，写糊阳灯、放风筝、耍社火，写濒临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传承人，皆是西秦岭人文史地与风土人情的札记，是人间烟火的生生不息。

牙叔、宽叔、晶、春草、憨叔、云嫂、永平、秀芹、银生、小五、杜先生、玉娟、夏明辉、冬生、六斤、天运、满金，他们是乡土共同体中打动我的真实存在。我写弱者、失败者、受苦的人，奋斗未成的妥协者、离乡路上的伙伴，他们生于尘埃，溺于人海，行于江湖，甘于苦

## 秦陇大地上的英雄壮歌

□ 赵小爽

《五月黎明》是甘肃籍作家巴晓锋的最新长篇小说。作品植根于秦陇大地，讲述解放战争前夜，化名“青铜”的共产党员齐天翼在白区忍辱负重，暗中帮助韩春等革命者和进步群众，经过34天惊心动魄的大营救行动，成功掩护民主党派进步人士倪柏仁转移到边区马栏，并传递重要情报的故事。从空间到时间，作者将秦陇地域特色与革命年代的时代精神共融，徐徐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历史图景，讴歌了共产党人身处逆境仍坚定理想信念、努力奋斗的顽强精神，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军民鱼水情赞歌。

在小说创作中，作者一面坚守着革命历史、城乡变迁等主题下的现实主义创作路径，一面牢牢抓住这方水土质朴的特性。首先是将故事发生的主场景设置在西安、咸阳一带，在掩护倪柏仁的过程中又涉及塞家河渡口、寨家村、北屋村等大量真实的地名。小说开篇，主人公齐天翼在西安街头，沿着五味十字缓缓前行，读者的视线也跟随他在街头巷尾间游走。这条街是中草药药铺子汇集地，七年前的他就是在露露堂药房前，在证婚人倪柏仁的主持下与妻子黄紫红拜堂成亲。春末的风缓缓吹过，齐天翼五味杂陈的人生回忆就此拉开帷幕。

因作者本人常年躬耕秦陇小说，对当

寂，奔于生计，是人海里忽闪的寥寥星辰，为了活着并活出精彩，他们顺应或倔强，欢喜或孤清，他们微不足道、普普通通、不值一提的人生，其实包含着无尽的波涛汹涌。

散文出于生活，发乎心灵，是人间世事沉浮心底的镜像，是风吹雨刮激荡于心的波澜。生活有忧有欢，有明有暗，创作者就像在漫长孤夜与满天星斗对话的人，是敲字匠，更像铁匠，先烧红废铁，再抡起重锤，一锤是一个笔画，“锻打”出像样的农具来，最后再经过淬火水激而坚锐成器。身为受乡土教养的痴儿，最先熟识的是风和雨，庄稼和鸟虫。进入一个题目写作时，犹如踏进细水长流的河里打捞浪花，以文学之苇漂渡，观照撤离乡土的人们，书写灯火渐稀的乡村，那些沧桑、隔膜与新生，那些不停流变与挂牵的乡情，始终为我保留一条精神返程的路，出于童年却不止于童年，如瓜熟蒂落，又如连绵雨水三天两头滴下屋檐，点点滴滴进旧窝池，而我的叙述就是盛接那檐水的泥窝，容装并反照人人生路上与夏家湾，扯不断的交集、情缘与背影，为离乡者重塑和构筑精神地理，重建内心家园，陈述众生子嗣的还乡渴望，关注社会底层凋敝与繁荣的现场，给人以抚慰。

定型乡土散文后，我写无数想出去试试、换种活法和抽身离乡的人，写贫瘠但丰饶、恒定却无常的乡村，艰难时就像迷茫地走在云遮雾罩的弯路上，需要不断回头去探寻，那荒芜与茂盛之间，突然遇见抚慰心田的阳光、泉水、花果，从田禾草木身上发现万物生长的逻辑，从人间世事里追寻生存的哲学，领悟生活的真、善、美，便是启发我写作的线索与源泉。

15岁那年，我考入一所中专，自此以求学而转移户口，目的是毕业就能分配一份“铁饭碗”的工作，又几次远走他乡，不甘现实。后来彻底离乡别村，走的地方越远时间越长，越怀念乡村岁月的情深意长，故土难离。世界再广，广不过我的狭小山村，她像一座素材库存巨大的聚宝盆，流淌着乡土的基因，让我和作品始终带着泥濘濘的土气与水泽。

乡村独有的山坡、旷野和黄土，培养了我的认知、情感和哲学，她的泥土平凡而神奇，生长万物。从小得乡风民俗的养化，接草木田禾的底气，在乡村地久天长的生活里，看到汗水淋漓的艰辛与收获，深谱许多人天命中带着的孤苦，这些生存的悲欢离合，风吹不倒雨打不败的顽强，是我聚焦眼脑心手努力记述的人民。他们经历过社会变革，生儿育女，种地打工，穷尽一生之力盖房、供娃念书。到近年来发展换挡提速，许多青年为了挣更多的钱，自觉或被动地跟人潮出门打工，从吃好穿暖到追求全面发展。由于乡村土地本身的产出有限，加上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限制，对于依赖不住土地过活的人们接连离乡后，究竟是改造了社会，还是社会改变了人？一直是我观察思考、选题立意较多的一面，这也决定了我写作的情感积累和思维语言。无数个夜晚，我每完成一篇创作，就像从高山汗流浹背地背回麦子，卸空后歇靠在麦垛上，对着烈日喝下一马勺泉水那样酣畅淋漓，周身轻松，就连吹过的风儿也格外欢畅、清凉和惬意。

我一天天发现，山里的路上没有了人，岁月把少年变成了追故乡的人，背井离乡的人，守着土地的人，所有的凋敝与新生、荒芜与繁荣、淳朴与仁义，都盘桓在我营构的精神版图——夏家湾里。二十三年的写作对我算是一种救赎，让我与失联的人们重逢，与失之交臂的往事握手，与不曾和解的生活言和。这种来自文学的超常力量，总能给生活一个明朗的出口，给现实一个安魂的避难所。

从第一篇作品发表，到新近完稿的《上青泥》，到有幸获得首届甘肃散文八骏，这是一次从山沟爬到半山的一点进步，将让我更深刻地去感恩故乡的温情与泥土的养育，感恩我的伯父、耳聋的父亲，不识字的母亲和亲友们，让放牛娃的人生有了别样的意义。

我不知道写作的路还能走多远，但记得福克纳说过：“我一生都在写我那个邮票一样大小的故乡。”陈彦说：“作家视野是有限的，不如先把故乡写透。”江子说：“我其实写的是悲欣交集的人间——人间的出走与返回，永恒与变奏，热闹与寒凉，故乡与他乡，前世与今生，苦难与希冀，逼仄与辽阔，爱与死……”我想，我如果能够写好陇南的一部分生活，一寸岁月，一群人，就足够了。

走出书斋，把历史放置在一个具体的复杂环境下，努力消除现代人的历史隔膜。在重构历史的过程中，作者将脚步踏踏实实落在秦陇大地，因其特有的民风民俗让发生在这里的故事生出“根”来。

《五月黎明》对人物的塑造偏向自然原始的强力，对人物的心理活动拿捏准确，这为小说增添了一份史诗性和传奇性。作者挺身为这些粗犷的西北汉子说话，把他们的刚毅热烈聚焦在“大营救”这一中心事件上，并且集体爆发一种“野性之美”。他们中有已经觉醒的革命战士，也有在实践中逐步接受党的教育的普通群众，无论身份如何，他们的“可爱”殊途同归，都得落在这片黄土地上。就这一点来讲，小说里涉及的文化内涵已远远超越了故事本身。

（《五月黎明》，巴晓锋著，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）

走出书斋，把历史放置在一个具体的复杂环境下，努力消除现代人的历史隔膜。在重构历史的过程中，作者将脚步踏踏实实落在秦陇大地，因其特有的民风民俗让发生在这里的故事生出“根”来。

《五月黎明》对人物的塑造偏向自然原始的强力，对人物的心理活动拿捏准确，这为小说增添了一份史诗性和传奇性。作者挺身为这些粗犷的西北汉子说话，把他们的刚毅热烈聚焦在“大营救”这一中心事件上，并且集体爆发一种“野性之美”。他们中有已经觉醒的革命战士，也有在实践中逐步接受党的教育的普通群众，无论身份如何，他们的“可爱”殊途同归，都得落在这片黄土地上。就这一点来讲，小说里涉及的文化内涵已远远超越了故事本身。

（《五月黎明》，巴晓锋著，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）

竹实

第1972期

在碧口古镇

◎小米

山蹲着，站累了  
水无声，等旧了。

我来了  
我知道我来得太迟了。

船歇在岸边  
暮色困在山头  
谁会载我  
把时光追回？

一个人让我醒转来  
两条江让我别离开  
三壶酒让我醉盈怀。

为已逝去  
和必将到来的所有岁月  
干了这一杯！

山中

◎赵马斌

少半亩烟雨，没有关系  
缺一根竹杖，两只芒鞋  
没有关系  
涧水是否符合春天的气息  
桃花是否开得面色如霞  
也没关系  
不可或缺的  
是那些低矮的，不被人注意  
丛生于尘泥中  
刚刚吐出新绿的事物  
它们，让春天  
有了春天该有的样子

定居龙池

◎李帅帅

早起的雾  
比我更早地打理院里的青苔  
竹林一如昨日  
桃花却不回往年

推开南窗

让茶香擦拭鸟儿的喉咙  
山顶的雪就依次皈依  
阳光推满瓦檐

柴门轻掩

山谷有了狗的回声  
流水方敢拍打青石  
锄头绕过的土地才会舒坦

炊烟薄暮

风比心着急回家  
盐巴服侍着野菜卧在余晖上  
周遭寂静

二胡响起

月亮伏在篱笆上偷听  
一个女人  
打理院子的青苔

额头上沁满汗珠

◎亮子

在白龙江的两岸  
在碧口镇  
油菜花已经盛开  
它们坐拥山岗  
我这个行走他乡的旅人也站在江边  
那些金黄的花朵  
悉数屏气凝神  
朝着江水、山峰和天空  
摇曳身姿  
它们在吸吮一场春雨  
它们在土地上垒砌花园  
它们的额头上沁满汗珠  
和我一样痴迷地望着  
通往春天的许多小路

碧口暮色中

◎赵琳

落日正在远去，屋顶炊烟飞出  
筑巢的燕子  
它们在空中和麻雀交换春天

鸽子停在楼上  
那些悬空的爱显得更加矮  
在天空和白雾中  
闪电不过是途经这里  
神随意住在小庙  
牛头羊角，芝麻烧饼  
两个小孩小心翼翼  
品尝了供果  
甜蜜地跑过油菜花地

喜鹊住在柳树间  
雨水住在耳朵里  
我们烤着铁匠铺的炉火  
天空光亮熄灭  
火塘里安静的土豆  
抵消了这些年意外的消息

暮色中

我无法安静地看完一首诗  
“薄雾升起，收回爱的证据。”<sup>①</sup>  
因为该醒  
我将回到言语寥寥的生活  
①出自路易丝·格丽克《月光》

马家山茶园

◎朱旭东

一片明媚被田野退回  
碧口的春天飘起了冷雨  
一定是油菜花的邮资不足  
它们支付的黄金  
在雨中成色大减  
那多开些粉桃花，白玉兰  
在雨水的滋润下  
不费吹灰之力  
就把春天寄到白龙江两岸

即使山路弯曲，春风缓慢  
马家山的茶树习惯了腾云驾雾  
也已在赶往清明的路上  
纷纷的细雨算是提前来了  
这些诱饵，也是新芽的最爱  
龙井，就要倾吐新鲜的绿  
黄金芽里的黄金也要发芽

用新茶稀释生活的苦涩  
这将会是近在咫尺的事情  
一种清香的等待拽住我  
在马家山茶园多逗留一会儿

茶园返回途中

◎嘉阳拉姆

细碎的油菜地被蜜蜂叮过后  
怀孕了，我知道这个秘密  
一片早春的薄雾落下来  
茶叶，在露珠里长成了  
弯道处一声汽笛  
鸟驮着飞走

一壶水开出血色的花  
喜悦着，想泡开春天的秘密  
我想到一座山  
到另一座山的距离  
星辰到大海的距离  
想到，意念能抵达  
光所抵达不了的暗处  
雾散开了，路开阔了  
谁和我一样，发现秘密  
又自己给出答案  
我已在春天的深处  
车子还在驶向春天的更深处

碧口电厂

◎包苞

发光的，不仅仅是水中的星星  
还应该由山顶的积雪  
不仅仅有细碎的浪花  
还应该迎着寒风  
盛开的油菜花  
不仅仅有轰鸣的涡轮机  
还应该  
被巨大轰鸣声淹没的喊叫  
流水一泻而下  
光明就冲进了汹涌的夜色

技校生王育民曾经也是一个诗人  
电厂工作三十年  
诗意早已灰飞烟灭  
写这首诗时  
有一部分光明来自碧口电厂  
有一部分，来自命运之黑

我愿意

◎郝伟

做树，相知泥土  
编入一山公益林  
不和草坡、山石、河鱼相言生死  
重要的是  
生长在眺望的高岗上  
……  
更重要的是  
亲眼看见冗长的高速公路上  
向我驶来的滚滚车辆  
俄罗斯方块一样  
消逝的出口  
游戏化的时间结束了  
碧口，我愿意由远及近地  
坐回你身旁

碧口的山水

◎何珍

陇南的水都有同一个想法  
就是流淌过碧口的大坝  
浑浊的，清澈的，大的，小的  
在碧口，就都幻化成成了  
一片碧绿的茶叶

碧口的山都有同一个修行  
无论是高的，矮的，胖的，瘦的  
都会将路过的云，做成道袍  
时而闭目养神，时而睁眼醒悟

龙池

◎杨波

这一潭水  
嵌在山顶的心窝里  
像一面镜子

有人拿它舞文弄墨  
有人拿它浓妆艳抹  
有人看到了自己日渐消瘦的容颜  
和一颗，惶恐而羞涩的心

瘦碧口

◎樊斌

月亮瘦成了眉梢的上弦  
狂风瘦成未合的窗缝  
群居的物种成了一团黑点  
黑夜瘦成手中的酒杯

有人端酒吟诗  
有人蘸着夜色画晴空  
自己酒后变成另一个自己  
碧口在寂静的夜晚里  
瘦成一声犬吠一粒萤火  
和一行潦草的诗句